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57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又是一年春来早

南京王霞

四时有景

书签记

常熟王鸣江

时光漫记

母亲是棵银杏树

泰兴汪灶昆

家庭相册

今年春早,不等过年就立春了。

在北方,立春叫打春。母亲十分重视这个节气,早就把日历上的那一页折了起来。到了那天,不管几点打春,都不许我们在床上。说若是被春打在床上,会腰痛一年呢。有时候极早,母亲也把我们拉起来,往我们嘴里塞片萝卜。那萝卜是母亲早就精心挑选好的,大而周正,水分要足。提前从菜窖里拿出来,洗净去皮,切成圆片,再花刀成小小的扇形。吃到嘴里,冰冰凉,微辛中略带甜意,这叫“啃春头”。

大一点后知道,立春不占床其实意味着催人勤劳。春天到了,万物生发,即将农耕。人们早早起来开始忙碌,以更好的状态进入新的劳作。打春,也不是打我们,而是指鞭打春牛,使其策蹄奋进。当然,那牛是农家宝贝,是舍不得真这样打。母亲说:山东老家立春时,村里会塑泥牛。先是妇女孩子围着绕三圈,说是绕过春牛,百病不生。然后,请村里最有威望的老者来鞭打三下,这叫开春。最后是强壮的青壮年们出场,奋力扬鞭,直把个泥牛鞭成碎片。众人再把这些泥片泥粉撒到各自的田地里,叫宜春。

每每母亲说起这些,眼睛都是亮亮的。

我关心的是剪春胜和吃春饼。

这一天,母亲会带着我和姐姐们,还有邻家的女孩子剪窗花,就叫“剪春胜”。母亲手巧,剪一只大公鸡昂首翘尾,再剪一只春燕长翼剪尾,那燕子的嘴上还衔着一枝梅花。母亲边剪边指导我们,还念叨着:剪只春鸡催早起,剪只春燕衔春来。我负责把这些贴在门

年轻时,看一本书,没有一鼓作气的长性,翻几页便要折书角放下。工作以后,为稻粱谋,看书的时间少得可怜。有些散碎时间,好比是口袋里的一把硬币。看书的时候,不可避免时不时要将书扔下,更养成了频繁折书角的坏习惯。

所折书角的大小、角度的随意性,取决于看到本页的第几行。一本书看下来,折了好多的上下、左右、大小不一的书角。我通常会同时看四五本书。这更是增加了切换的频率。就算使用书签,手头也没有那么多。

书签的作用,无非是标记,兼带一些装饰性。可见,有此属性者,都可视为书签。

现在出版的不少精装书籍,大多自带书签。或者书脊上粘两根书带。说到书带,我就要想到园林里有文雅气的书带草;说到书带草,我就要想到陈从周的散文《书带集》。

有些年,我比较迷书签。

记得最早接触书签是在小学自然课上,那是老师做的叶脉书签。这导致我后来极迷恋地去采摘各种树叶来夹书,最喜欢的就数金黄的银杏叶和红艳的枫叶。有一种叫鹅掌柴的树叶如小儿手掌,也很美。有一年流行交笔友。我那云南的笔友随信寄来一种很稀罕的叶子——后来查了好久才知道那是一种菜果里的种子,薄如蝉翼,叫做木蝴蝶——惹得我后座的女

老宅门前有条小溪,溪这边有棵银杏树,雄的,那边也是一棵银杏树,雌的,巍峨挺立,是静默不言的山河印记。

小时候,每逢冬天,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合衣起床了。先拿起门栓,打开门,随后径直走向厨房,那是母亲的主战场。从银杏树下柴火间取来柴火,火柴在手上熟练得轻轻一划,双眼灶依次火亮起来,整个房屋逐渐地温暖起来。

母亲除了做饭,干农活,还要煮猪食喂猪。猪舍常常建在银杏树下柴舍里,有时安置在屋后。临近杀猪前的一个月,母亲每天都会给它加伙食,看着它欢快地吃着,心情复杂。如果没有了猪,母亲也就不那么操劳了。但是年猪还没有杀,母亲又买了猪崽,在银杏树下的柴火间早就腾出一块小地方,早已让小猪崽住上了。

银杏树是落叶乔木,一年四季变换特征非常明显。银杏叶也是农村草木灰来源。秋风起,银杏叶洋洋洒洒地散落在门前屋后,母亲总是吩咐我们把落叶连同路上垃圾打扫干净,集成堆,用火炭将其燃烧成灰收集起来。春、夏季,是母亲最繁忙季节,也是农作物最需要营养时刻。在银杏树下的柴火间,腾出空地,母亲用草木灰与尿桶的尿液混合搅拌着,作为农家肥。

银杏树是村里集体财产,每逢秋季白果

窗上,红红的窗花看上去格外喜庆。后来上了学,美术老师教我们剪纸,有了刻刀。可还是比不上母亲就用剪刀剪得漂亮。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,习俗礼仪众多,涉及到衣食住行每一个方面,特别是饮食。每一个节令都离不开美食。立春的美食是春饼。

母亲早就揉好了面,饧着。然后炒好一盘盘的蔬菜,有土豆丝、豆芽、韭黄。这一天父亲还会从街上买回酱肉,切着薄薄的片。母亲还炸好一碗鸡蛋酱,又把大葱的嫩葱白切成细细的丝。

揉面、揪剂子,两个摺在一起,擀面杖飞快地滚动。很快,春饼出锅了,薄薄的,还能再一分为二,变成更薄的两张。饼上抹上些酱,再把各种菜品摊在饼上,卷起来就可以吃了。

小时只知道春饼美味,却不知这里蕴含着人们厚重的期盼。

吃春饼的习俗起源于晋朝,兴于唐朝。杜甫有诗句“春日春盘细生菜,忽忆两京梅发时”。春饼和菜放在一个大盘子里,这就叫“春盘”。这一盘之上,满满的春意,是喜迎春季,祈盼丰收的念想。

其实,这更应该是由于新春开始了农田劳作。对于下田之人,这样的饭食既便于送或带,也营养全面,能保证一天劳动所需。这最早的方便食品,较之现在的洋快餐,一点也不逊色,这实在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所在。

如今,科技发达,社会昌明,劳动以及生活的条件都不可与旧日同语。但是,这份对生活的热望,永远都不会过时。

同学很是艳羡,提出要跟我换笔友。

初中时经常摘录名人名言。后来挑些好句子来自制书签。可惜写的几个狗瘦字实在难看,又不会画画,只得作罢。学生时代,开始收集书签。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书签、水浒故事的塑料书签、毛泽东诗词书签之类都有,后来也都莫名散佚了。

长大了,去各地旅行,买过不少书签、明信片。出门旅行,我习惯带上一本书。飞机上百无聊赖的时候,翻书打发时间。这时,登机牌就是顺理成章的书签了,它是旅途的见证。

我曾使用过一些奇怪的东西当作书签,比如羽毛。有一年,书页间收留一只流浪猫。谁知它饱食后干坏事——我听见声音跑出去已为时晚矣,它咬死了一只“臭咕咕”。我们乡下把戴胜鸟叫做臭咕咕。鸟毛掉落一地,不免心生怜悯。看到地上一根羽毛很好看,那是它的冠羽,遂捡起来,夹在某本书页里。

我甚至曾将香烟当作书签。抽了一半的烟直接夹进书里,书页间隔绝空气,燃烧的烟头迅速熄灭,并不烧坏纸张,只留下两点的黄色烫痕。新买衣服上拆下来的吊牌也用来做书签。朋友们知道我喜欢看书,便有送我木质书签的,有送我金属镂空书签的。

感谢书签!每次检视书籍,翻到某一页,就会看到书签,总让我回想起之前流连文字的心情。

成熟,结成金黄色的果子时,村里就组织人打白果。每到这个时刻,母亲既兴奋,又忐忑不安,担心掉落的银杏果打到自己,总把自己装扮一下,披上蓑衣或者比较破旧的衣服,戴上斗笠,手上拿着菜篮子,弯着腰,没有手套戴,很快就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当中。在嘈杂声中,我们无法辨别出母亲的声音,也分不清母亲在哪里。等到打白果的人下树,捡白果劳作也慢慢结束了,母亲将战果,菜篮里的白果撒放在厨房地上,并叮嘱我们不要去摸,不能生吃,不能多吃,压低声音跟我们耳边说,隔壁家小孩吃了生白果,已经生病了。记得有一次回泰兴时,母亲将一袋白果,分出一小部分来,硬放在我行囊里,并嘱咐我到泰兴慢慢吃,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。

去年9月初姐姐将母亲送到泰兴,那时母亲已经行动非常不方便了,需要坐轮椅出门。有一次,姐姐说,路边银杏树的银杏果好多掉在路上,母亲硬想去捡。

如今银杏树下早已没有母亲繁忙劳作的身影,六十多年劳作,已经弯成弓的腰,满头白发,满脸的皱纹。母亲太累了,也该歇歇了。

如今这矮矮的坟墓,方寸之地,阻隔了两个世界。母亲,我们多么想你。你是棵银杏树,呵护着我们,一生向阳。

登大珠山

山东邹城盛勇

微情一刻

起冲过年

南京赵培龙

烟火人间

想去大珠山的心愿已久,今天早上起床后,看到天阴沉沉的,没有太阳,很适合登山,于是稍作准备,奔大珠山而去。

沿赏花路径拾级而上,途中皆绿树成荫,溪水潺潺,蝉鸣不绝,大有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之意境。映入眼帘的映山湖,水面平静丝滑,偶有涟漪,更添一丝美感。坐在水边,静静的望着远处,凡尘琐屑,胸中郁结,就如这安静的湖水,平静了许多。

远处的山峦,若隐若现,倒影在湖中。诱着你去捕捉,去追寻。“春来飞红”的瀑布声,愈发嘹亮;“仙人拳”的印迹,还是那么刚强。绿油油的松柏树,神奇嶙峋的巨石状;生长在岩壁上的无名小花,依然开得那么倔强。

登山途中,突然又飘起了一阵小雨。淅淅沥沥的。俗语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,顿觉凉爽了许多。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都笼罩在雾蒙蒙的水气中,像在水墨山水中行走。

古代的高士、僧尼和文人墨客,曾在此隐居、修行和探幽,留下了诸多的诗文和佳话。“石上看云坐夕晖,野花香处竟忘归。云来云去人何在?一片泉声下翠微。”寻着他们的足迹,聆听着他们的声音,跨越了时空,触摸他们恬静闲适的生活和干净纯洁的灵魂。

大珠山,深呼吸吧。那澄明的心也就在这满眼的苍翠里慢慢地舒展开来了。

初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。立秋之后,队长把我们几个叫到跟前,说到会计那儿支点钱,去罗村买些毛竹、麻绳和铁丝,把大河湾里的旧冲修补修补,然后抓紧时间捂上。大朱是小组长,虽五大三粗,但脑子好使。队长话音刚落,他连连点头。可我一头雾水,不明白队长话的意思,什么“冲”呀“捂”的,只好不懂装懂,跟着胡乱点头。第二天,我和农富在大朱带领下,摇橹行船去七里外的公社供销社购物。回来后,大朱先叫根红去旧冲量尺寸,之后叫上篾匠二林师徒,劈毛竹的劈毛竹,编竹薄的编竹薄,半天工夫我们就做好了修冲的准备。尽管我很小心,但细嫩的手上还是扎了几根篾刺,有的怎么也挑不出来,不小心碰到总是一激灵汗毛直竖。

泰东河是连接泰州与东台的一条千年运盐官河,水面宽阔,碧波荡漾。两岸圩堤高高,水边芦苇随风起伏。我们几个叽叽喳喳撑船装物来到村边的大河湾里。老远望去,去年留下的歪斜斜的竹薄在水中随波起伏。我们下桩的桩,围竹薄的围竹薄,经过几个时辰折腾,旧冲又新的一般立于河湾里边。现在我才明白,所谓“冲”,就是在河湾里用竹薄围成一个近似天然鱼塘,秋天围好,之后不断地将树枝、杂草或者饲料扔进去作诱饵,让贪嘴的鱼儿顺着预先设计好的窄小的口子游进冲内。由于有吃的,懒鱼一般就在这里停留。所谓“捂冲”,其实就是诱鱼的过程。随着西北风越刮越猛,气温越来越低,钻进去的鱼,大多懒得动身,在这里过冬静养变肥。

这年十月“一声惊雷”,我的命运同样发生改变,不久终于可以进入高中学习。放寒假时我回到村子,生产队正在为社员们准备年货,腊月二十之后便陆续开始分糯米、食油、豆腐、干张、分蚕豆、葵花、花生,杀猪、还杀了一头“废牛”,家家户户喜气盈盈。劳力多的人家扣去粮油基本工分,还能兑到一些现金,欢天喜地溢于言表。适逢公社供销社流动船来村庄售货,棉布、成衣、烟酒、干货、糕点、糖果、年画、春联、花钱……花花绿绿吃的用的摆成一条长龙,男男女女一手拿着五颜六色的票证,一手拿着来之不易的钱钞,里外围上三层指东问西,那浓浓的年味洋溢于村庄的角角落落。

腊月二十七阳光灿烂。队长说,这两天好,通知明天“起冲”!这是过年前的盛大节日!二十八这天下午,艳阳当空,温暖的小阳春,生产队里的男女老少早早地聚集于大河湾岸边,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注视着那捂了几个月的冲里。大朱带着我们几个先将插上红旗的几条小水泥船轻轻划进冲里,然后快捷地用竹薄将冲口闭合。随着队长一声“起冲”的呼叫,我们便热火朝天地开始打捞树枝杂物。一些受惊的鱼儿开始躁动不安跃出水面。接着张网捕鱼。第一网撒下,大家边喊号子边收网。网在渐渐收边,更多鱼儿受惊,一时间水面上银光闪闪,岸上呼声阵阵。第一网终于出水,几十条草鱼、鲢鱼、翘嘴鱼活蹦乱跳,一些鲫鱼、昂刺和螃蟹等杂鱼在胡乱游窜。紧接着是第二网,第三网,虽然鱼儿越来越少,越来越小,但网网都有收获。社员们拎着大大小小的鱼儿笑逐颜开地往家走去。

不久便是村子中一年里最为动人的情景。除夕傍晚,炊烟四起,万家灯火,或远或近不时传出爆竹的声音。子夜时分,四处爆竹盈天。初一,户户门神相迎,家家美酒飘香,人人穿戴一新,孩子们大呼小叫。时不时遇上唱凤凰、挑花担、打连厢和舞金龙的花花绿绿的队伍,敲锣打鼓,说的唱的,好不热闹。